

# 《局方发挥》论脾胃病探微

郭学杰 陈超 王洪海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摘要:** [目的] 探索《局方发挥》(以下简称《发挥》)中朱丹溪对脾胃病的认识。[方法] 研读《发挥》,参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素问玄机原病式》《脾胃论》等,梳理朱丹溪对《局方》观点的评议和对诸家学术的传承,并概括朱丹溪对脾胃病的认识。[结果] 朱丹溪对脾胃病的认识主要有:论辨治,脾病证候未必皆寒,故施治当明辨证候,忌率用温补;论方药,平胃散以微汗之法,治上焦之湿,不能补气,不宜常服;论疾病,泄泻与痢疾有别,二病病机热多寒少,实者宜予承气汤下之,寒者宜予姜、附辈温之;论饮食,辛甘美味,性非中和,多服贻害,损伤脾胃。[结论] 朱丹溪对脾胃病的认识特色鲜明,而且颇具现实意义,是研究丹溪学术,指导脾胃病治疗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局方发挥;朱丹溪;脾胃病;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辨证论治;平胃散;泄泻;痢疾

**中图分类号:** R5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5509(2022)11-1247-04

**DOI:** 10.16466/j.issn1005-5509.2022.11.011

**A Study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ufang*** GUO Xuejie, CHEN Chao, WANG Hongha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25035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ZHU Danxi's understanding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ufang*(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Through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referring to *Taiping Huimin Heji Jufang*(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ufang*), *Neijing*,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he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Plain Questions Mystery Original*, *Treatise on Spleen and Stomach*, etc., this paper sorts out ZHU Danxi's comments on the viewpoints of *Jufa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cademics of various schools, and summarizes ZHU Danxi's understanding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Results] ZHU Danxi's understanding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mainly include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syndromes of spleen diseases are not necessarily all cold, so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yndromes, and the use of warming tonic herbs should be careful; in terms of prescriptions, Pingwei powder can slightly sweat to treat the dampness of the upper-Jiao, which cannot invigorate Qi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regularly; in terms of diseases, diarrhea is different from dysentery,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two diseases is more heat and less cold, for those who have the excess syndrome, Chengqi Decoction should be used according to purgative method; for those who have the cold syndrome, Chinese herbs such as dried ginger and aconite should be used according to warm method; in terms of diet, for the sweet and delicious kind, its nature is not neutral, overeating is harmful and it will harm the spleen and stomach. [Conclusion] ZHU Danxi's understanding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is a valuable material for studying Danxi academics and guiding the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Key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Jufang*; ZHU Danxi;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Taiping Huimin Heji Jufang*;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ingwei Powder; diarrhea; dysentery

元代医家朱丹溪著《局方发挥》(以下简称《发挥》),对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进行了发挥与评议,旨在强调辨证施治,顾护气阴;反对据症检方,滥用辛燥。《发挥》通过评议《局方》“治虚损”“治脾胃”“治泄痢”诸门,着力驳斥《局方》滥用辛燥之弊,摒弃时人盲从《局方》之风,并藉此阐发了对脾胃病的认识。这些认识特色鲜明,颇具现实意义,是研究丹溪学术,指导脾胃病治疗的宝贵资料。

《发挥》对脾胃病的认识,主要体现于以下4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 1 论脾病率用温补

《局方》以脾病多寒,故论治率用温补,用药多见燥热。《发挥》通过评议《局方》“治虚损”一门,就脾病证候提出了“脾病未必皆寒”的鲜明论点,进而从以下几方面驳斥《局方》论治脾病,不审病机,滥用燥热之弊。

通信作者:王洪海, E-mail: honghaiwang168@163.com

**1.1 不察病因,唯论寒邪** 《发挥》据“五邪”与“杂合受邪”之说,驳斥《局方》不察病因,唯以寒邪论治脾病,进而提出从以下两方面认识脾病病因。

论治脾病,当审察“五邪”病因。《发挥》据《难经·五十难》的“五邪”之说,提出脾病病因有五邪之辨,当据五行生克乘侮关系分别论治,云:“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其虚邪也,当治其母;实邪也,当治其子;微邪也,当治其所胜;贼邪也,当治其所不胜;正邪也,当治其本经。”<sup>[140]</sup>可见,脾病病位虽在于脾,病因却未必缘脾。脾病因于心者,谓虚邪,当治心;因于肺者,谓实邪,当治肺;因于肾者,谓微邪,当治肾;因于肝者,谓贼邪,当治肝;脾脏自病,谓之正邪,治其本经可也。此处强调,分析脾病病因当注重疾病在脏腑间的传变。

论治脾病,当审察“杂合”病因。《发挥》又据“杂合受邪”<sup>[140]</sup>之说,提出脾病有杂合致病者,当据病因的标本缓急关系,施予主次先后之治。“杂合受邪,病者所受非止一端,又须察其有无杂合之邪,轻重较量,视标本之缓急,以为施治之先后。今乃一切认为寒冷,吾不知脾胃与肾,一向只是寒冷为病耶!”<sup>[140]</sup>基于对病因标本缓急的分辨,或急则治标,或缓则治本,或标本同治,异法方宜,殊途同归。此处强调,分析脾病病因当注重病邪的标本缓急。

**1.2 不辨证候,皆作寒证** 《发挥》列举“治虚损”门所治诸症,认为其中不乏热证。又据《内经》“热伤脾”“热伤元气”之说,驳斥《局方》不辨证候,皆以寒证论治脾病,滥用燥热耗伤脾气。

“而各方条下,曰舌苔,曰面黄,曰舌苔无味,曰中酒、吐酒,曰酒癖,曰饮酒多,曰酒过伤,曰气促喘急,曰口淡,曰舌涩,曰噫醋,曰舌干,曰溺数,曰水道涩痛,曰小便出血,曰口苦,曰咽干,曰气促,曰盗汗,曰失精,曰津液内燥,曰气上冲,曰外肾痒,曰枯槁失血,曰口唇干燥,曰喘满,曰肢体烦疼,曰衄血,曰小便淋漓……悉是明俱热证。如何类聚燥热,而谓可以健脾温胃而滋肾补气乎?《经》曰:热伤脾。常服燥热,宁不伤脾乎?……又曰:热伤元气。久服燥热,宁不伤气乎?”<sup>[140]</sup>此处强调,脾病证候有寒热之别,脾病论治应明辨证候,脾病用药当中病即止。

**1.3 不谙治法,率用温补** 《发挥》列举《金匱要略》论治虚损的11则治法或方剂,说明治疗脾病当随证施治,补泻温清,由此驳斥《局方》论治脾病,唯病是瞻,

率用温补的观点。

“自《局方》之法观之,宁不认为寒冷而以热药行之乎?仲景施治则不然也:痰者导之,热者清之,积者化之,湿者渗之,中气清和,自然安裕。虚者补之,血凝者散之,躁者宁之,热者和之,阴气清宁,何虚劳之有也?”<sup>[140]</sup>此处强调,脾病治法,当辨证而论,脾病虚劳,忌率用温补。

**1.4 不明反佐,迳予热药** 《发挥》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用热远热”之说,提出治疗脾病的方剂配伍,当注重反佐之法,防止药物格拒,进而驳斥《局方》治脾病诸方,迳予燥热,不明反佐,致伤正气。“又曰:用热远热。又曰:有热者,寒而行之。此教人用热药之法。盖以热药治寒病,苟无寒药为之向导佐使,则病拒药而扞格不入。谓之远热者,行之以寒也,两句同一理,恐后人不知此理,故重言以明之。今《局方》辛香燥热,以类而聚之,未尝见其所谓远热也。用热而不远热,非惟不能中病,抑且正气先伤,医云乎哉!”<sup>[140]</sup>此处强调,治疗脾病的方剂配伍,当注重反佐之法:治寒证,用热药,佐以寒药;治热证,用寒药,佐以热药,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 2 论平胃散

《局方》谓平胃散补气,勉人常服;时人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发挥》针锋相对,斥平胃散主治、用法、治法之非。《发挥》评议《局方》“治脾胃”一门,但举平胃散一例,意在针砭《局方》滥用辛燥,时人拘泥常法之弊。

**2.1 泻气之有余,非补气之不足** 针对《局方》言平胃散补气,《发挥》驳斥其药不对证。《局方》谓平胃散主治“面色萎黄,肌体瘦弱,怠惰嗜卧”<sup>[2]</sup>等气虚见症,故时人认为“平胃散之温和,可以补养胃气”。《发挥》通过分析平胃散诸药功效,提出本方燥湿行气,但有泻气之力,绝无补气之功,《局方》所录,药不对证。“苍术性燥气烈,行湿解表,甚为有力。厚朴性温散气,非胀满实急者不用,承气用之可见矣。虽有陈皮、甘草之甘缓甘辛,亦是决烈耗散之剂,实无补土之和。《经》谓土气大过曰敦阜,亦能为病。况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故因其病也,用之以泻有余之气,使之平尔。”<sup>[141]</sup>

针对《局方》倡平胃散常服,《发挥》驳斥其滥用辛燥。《局方》谓平胃散“常服调气暖胃,化宿食,消痰饮,

辟风、寒、冷、湿四时非节之气”<sup>[12]</sup>,故时人常服本方成风。本方性质辛燥,过用耗气伤阴,故《发挥》明言服用本方当中病即止,驳斥时人滥用辛燥成风。“又,虽察其挟寒得寒物者投之,胃气和平,便须却药。谓之平者,非补之之谓,其可常服乎?”<sup>[13]</sup>

**2.2 治湿在上焦,非在中下二焦** 针对时人拘泥“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sup>[13]</sup>的治湿常法,《发挥》提出平胃散所治为上焦之湿,宜予微汗,非在中下二焦,不必渗湿。“平胃散止治湿,上焦之药也。《经》曰: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效而止。……淡渗治湿,以其湿在中下二焦。今湿在上,宜以微汗而解,不欲汗多,故不用麻黄、干葛辈。”<sup>[14]</sup>

《发挥》谓平胃散以微汗之法,治上焦之湿,颇中肯綮。平胃散诸药辛温,故服用本方,当见微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故湿在上焦,因势利导,当予汗法。《金匱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曰:“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故治湿发汗,当以微汗为宜。

### 3 论泄痢

《局方》不审泄泻与痢疾之辨,混同论治二病于“治泄痢”一门,且用药多为燥热有毒之品,贻害匪浅。《发挥》通过评议“治泄痢”一门,驳斥其非,进而阐发了对泄痢辨治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发挥》所言泄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泄痢应包括泄泻与痢疾(笔者按:《发挥》称“滞下”),狭义泄痢单指泄泻。

**3.1 泄泻痢疾,不可混同** 隋唐以前,泄泻与痢疾多混同论治。至宋代《局方》,亦复如是,其“治泄痢”门所载诸方,既治泄泻,又治痢疾,二者不辨,贻害匪浅。“今方中(《局方》)书症,有兼治里急者,有兼治后重者,有兼治里急后重者,此岂非滞下之病乎?今泄痢与滞下,混同论治,实实虚虚之患,将不俟终日矣。”<sup>[15]</sup>《发挥》对两病进行鉴别,以有无里急后重为鉴别要点,有云:“泄痢(笔者按:指泄泻)之病,水谷或化或不化,并无努责,惟觉困倦。若滞下则不然,或脓或血,或脓血相杂,或肠垢,或无糟粕,或糟粕相混,虽有痛、不痛、大痛之异,然皆里急后重,逼迫恼人。”<sup>[16]</sup>

可见,《发挥》主要从症状上鉴别了泄泻与痢疾,言泄泻“并无努责”,痢疾“皆里急后重”。有无“努责”与“里急后重”二症,是两病的鉴别要点。然何谓“努

责”?何谓“里急后重”?“努责”,即“虚坐努责”,《简明中医辞典》载:“时时欲便,但登厕努挣而少有粪便排出,比里急后重更甚。”<sup>[17]</sup>可见,努责与里急后重,异名同类,皆以时时欲便又排便困难为特征,只是程度不同,故泄泻与痢疾的鉴别要点在有无里急后重:泄泻不见里急后重,而痢疾以里急后重为特征。此外,泄泻与痢疾的鉴别,亦见兼症不同,泄泻可伴见困倦,或完谷不化;痢疾可伴见腹痛,或便中夹杂脓血、肠垢、糟粕。

《发挥》虽对泄泻与痢疾的症状进行了鉴别,但对二者的病机、论治鉴别并不明确,且书中“泄痢”一词所指不明,或包括泄泻与痢疾,或又单指泄泻,使读者难明所以。

**3.2 属热者多,属寒者少** 《发挥》据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提出广义泄痢的病机属热者多,属寒者少。“《经》曰: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又曰:暴注属于火;又:下利清白属于寒。热,君火之气;火,相火之气;寒,寒水之气。属火热者二,属水寒者一。泄痢一证,似乎属热者多,属寒者少。……《经》所谓下迫者,即里急后重之谓也。其病属火,相火所为。”<sup>[18]</sup>认为刘河间论泄痢病机,属火热者两条,属水寒者一条,故广义泄痢的病机以火热居多。

**3.3 实者下之,寒者温之** 《发挥》据《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将仲景论治广义泄痢之法概括为“可下者十法”与“可温者五法”,即可下者多,可温者少。

实者下之。泄痢之可下者,兼见“脉滑”“宿食”“不欲食”“腹满痛”“腹坚实”“谵语”“燥矢”“心下坚”等实证。《发挥》以下法治泄痢,主张用仲景承气汤,反对用《局方》矿石药。“谓之下者,率用承气加减,何尝以砒、丹、巴、礞决烈燥热重毒之剂?……大黄性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温,善行滞气;缓以甘草之甘。饮以汤液,灌涤肠胃,滋润轻快,无所留滞,积行即止。砒、丹、巴、礞,毒热类聚,剂以丸药,其气凶暴,其体重滞,积垢虽行,毒气未过。譬如强暴贪贼,手持兵刃,其可使之徘徊顾瞻于堂奥间乎?借使有愈病之功,其肠胃清淳之气,能免旁损暗伤之患乎?”<sup>[19]</sup>可见,《发挥》认为仲景承气汤祛邪不伤正,宜于实证泄痢;《局方》矿石药燥热有毒,损伤胃气,不宜于实证泄痢。

寒者温之。泄痢之可温者,兼见“风寒”“脉浮革”“脉迟紧”“心痛”“大孔痛”等寒证。《发挥》以温法治泄痢,主张用仲景方中干姜、附子之辈,反对用《局方》矿

石诸药。“谓之温者,率用姜附为主,何尝用钟乳、龙骨、石脂、粟壳紧涩燥毒之剂?”<sup>[143]</sup>可见,《发挥》认为仲景用干姜、附子诸药无毒,宜于寒证泄痢;而《局方》矿石诸药燥涩有毒,不宜于寒证泄痢。值得注意的是,《发挥》并未完全否定《局方》,认为使用《局方》诸剂,关键在辨证,泄痢属寒者,亦可予《局方》诸剂。“泄痢一门,……皆用热药为主治,以涩药为佐使,当为肠虚感寒而成滑利者设也。”<sup>[142]</sup>“详玩《局方》,专以热涩为用,若用之于下利清白而属于寒者,斯可矣。”<sup>[143]</sup>

此外,《发挥》还列举了仲景与河间论治泄痢的其他经验,亦可师可法。“仲景治利,可温者温,可下者下,或解表,或利小便,或待其自己。区别易治、难治、不治之证,甚为详密。……刘河间分别在表,在里,挟风,挟湿,挟热,挟寒,挟虚,明著经络,堤防传变,大概发明滞下证治,元为切要。有和血则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此实盲者之日月,聋者之雷霆也。”<sup>[143]</sup>一方面,推崇仲景随证施治,法无常法;另一方面,推崇河间以调气和血法治疗痢疾。

#### 4 论辛香美味,损伤脾胃

《局方》诸剂,气多辛香;果浆饮料,味多甘美,皆宜于口而悦于人,故颇为风行。《发挥》通过评议《局方》诸汤及当时流行的“舍利别”,提出味美之品,性非中和,多服贻害,损伤脾胃,从而驳斥《局方》滥用辛燥,时人贪恋美味之弊。

评议《局方》诸汤,气虽辛香,性却燥热,久服耗伤脾气,淆乱阴阳。“《局方》诸汤,……清香美味,诚足快意,揆之造化,恐未必然,……今观诸汤,非豆蔻、缩砂、干姜、良姜之辛宜于口?非丁、沉、檀、苏、桂之香宜于鼻?和以酸咸甘淡,其将何以悦人?奉养之家,闲俟之际,主者以此为礼,宾朋以此取快。不思辛升气,渐至于散;积温成热,渐至郁火;甘味恋膈,渐成中满。脾主中州,本经自病,传化失职,清浊不分,阳亢于上,阴微于下,谓之阴平可乎?谓之阳秘可乎?将求无病,适足生病;将求取乐,反成受苦。《经》曰: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其病可胜言哉!”<sup>[144]</sup>

评议“舍利别”,即当时流行的果浆饮料,味虽甘美,性非中和,或缩小便,或发胃火,久致湿热,祸不旋踵。“谓之舍利别者,……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樱煎之缩小便,杏煎、蒲桃煎、樱桃煎之发胃火,积而至久,湿热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仅有桑椹煎无毒,可以解渴。其余味之美者,并是嬉笑作罪。”<sup>[144]</sup>

可见,《发挥》所议,非只在《局方》用药辛燥,更在时人不节饮食,纵恣口舌之欲,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之五官,伤在五味”。

#### 5 结语

《发挥》对脾胃病的认识具有以下特色:其一,范围颇广,内容丰富,既基于对《局方》“治虚损”“治脾胃”“治泄痢”诸门的评议;又涉及辨治、方药、疾病、饮食等诸多方面。但个中道理,一以贯之,驳斥《局方》滥用辛燥之弊,时人盲从《局方》之风;提倡辨证施治,中病即止。马原等<sup>[6]</sup>亦认为,《发挥》一书力匡用药偏燥热之弊,及据病检方不求医理之弊,其书中蕴藏的辨证论治精神对现代中医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对前人学术发挥颇多。谭素娟等<sup>[6]</sup>云:“《发挥》是以《内经》理论及仲景之学、河间之说等为依据,对《局方》进行的论辩和质疑,旨在纠正时弊。”例如,发挥《内经》“用热远热”之言,强调方剂的反佐配伍;发挥《难经》“五邪”之说,认识疾病的脏腑传变;发挥仲景之论,概括泄痢治法为“可下者十法”和“可温者五法”;发挥河间之学,阐发火热致病的广泛性。可见,丹溪的认识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其三,颇具现实意义。例如,批驳《局方》:论治法,滥用温补,怯用寒凉;论用药,勉人久服,药过病所;论饮食,恣食甘辛,助湿生热……此皆今日治病、养生之弊。丹溪之言,虽发于七百年前,但于今人仍极具启迪价值。沈堂彪<sup>[7]</sup>认为,朱丹溪重视脾胃,并将丹溪的脾胃观概括为两方面“生理病理,重视脾胃”和“治法用药,顾护脾胃”。可见,朱丹溪对脾胃病的认识是研究丹溪学术,指导当下临证的锁钥之所在。

#### 参考文献:

- [1] 田思胜.朱丹溪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2] 太平惠民和剂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刘景源,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92.
- [3] 李杲.脾胃论[M].彭建中,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3.
- [4] 《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简明中医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791.
- [5] 马原,杨关林.《局方发挥》辨证论治精神之管见[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13(12):108-109.
- [6] 谭素娟,艾华.《局方发挥》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12):1717-1719.
- [7] 沈堂彪.朱丹溪脾胃观源流与特征初探[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6):431-433.

(收稿日期:2022-04-04)